

拜

經

日

記

拜經日記第五

武進臧氏學

寡人固固焉

禮記哀公問公曰寡人固固焉

句

得聞此言也鄭注固

固言吾由鄙固故也正義曰固固者上固是鄙固下固

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

上固

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

下固

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

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

焉得聞此言哉案固與故通學士盧召弓云周語咨於

故實魯世家作固實李善注文選兩都賦序引漢書孔

安國射策爲掌固六臣注改爲掌故唐六典尙書省有掌固十四人下卽引史記文學掌固爲注云掌固主故事也故鄭注以上固爲鄙固下固爲故文義極爲明顯王肅好與鄭異兩固字皆作固陋解遂以下固爲不固焉讀於虔反改句下屬皇侃疏鄭好用肅說遂誤從之祭義濟濟者客也皇侃亦從王肅作客此孔序所譏爲旣遵鄭氏時乖鄭學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也肅於禮記旣改鄭注復僞撰家語以證之其文見大婚解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遂覺不固之訓焉得之讀肅言一一與聖人召合益可證鄭注之非陸德明釋文喜用皇

侃說故祭義篇大書濟濟者客也云口白反賓客也下
客以遠同於此篇大書焉得云於虔反而孔疏皆不從
皇說勝於陸氏遠矣故家語雖有不固而禮記仍作固
固乃今本惑於皇侃之疏亂於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
固鄭注亦衍不字幾不可讀幸孔疏詳明今爲刪正之
讀者當爽然矣禮記曲禮下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注固謂不達於禮也正義曰固陋也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答孔子云
寡人固固是也今本亦衍不字可彼此互證

臧讀藏各有義

說文臣部云臧善也从臣戕聲艸部無藏字新附云藏
匿也臣鉉等案漢書通用臧字从艸後人所加案爾雅

釋詁臧善也魯公子彊字子臧臧卽古藏字彊亦藏也
內則右佩管鄭注云管筆彊也言所以藏筆也凡物之
善者多珍藏之藏之則善故爾雅說文皆以臧爲善詩
雄雉何用不臧定之方中終然允臧毛傳皆云臧善也
隰桑中心臧之禮記表記孝經事君章皆作中心藏之
蓋毛詩爲古文故作臧禮記孝經皆今文故作藏毛公
無臧善之傳是毛讀爲藏也陸德明謂王肅音才郎反
甚是箋云臧善也我心善此君子文義稍不順表記子
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注云陳謂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

猶告也正義引皇侃云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釋文云藏如字鄭解詩作臧云善也據皇陸兩家知禮記舊本作藏鄭讀如字故無臧善之訓乃王肅反改作臧云善也孔沖遠誤從之言中心臧之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與詩文同以爲鄭亦然而非皇氏則邪說惑人是非顛倒矣蓋王肅好與鄭異故隰桑鄭作臧肅必作藏表記鄭作藏肅必作臧詩注之與古文合因異鄭而偶中耳意不在申毛也若鄭氏則爲臧爲藏各如其書之本文未嘗以己意參之隰桑經及禮記正義皆作臧今本俱作藏此又誤中之誤也

玼兮玼兮

詩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傳玼鮮盛貌沈重云毛及呂忱
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
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
出陸德明云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
本皆前作玼後作瑳案玼瑳聲相近說文瑳玉色鮮白
玼玉色鮮也義亦同一篇之中不當前後殊文蓋毛詩
皆作玼魯韓詩皆作瑳後人改并爲一而區其先後非
也內司服疏引此詩獨不引玼兮玼兮瑳兮瑳兮抑風
二句蓋所據本前後皆作瑳故獨略此句也新臺有泚傳曰泚鮮明貌泚卽玼之假借字傳文彼此

互見

周禮追師疏引此傳亦云鮮明貌

說文玼下卽引新臺有玼爲證

玼字傳箋無說故知毛詩皆作玼也沈引王肅注以明後當作瑳庸考之實非肅注蓋誤以他人之言加之王氏也瑳今瑳兮其之展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肅固好與鄭難者卽令傳箋本同尙欲另爲毛義或更私改其文以相違異况丹白之衣判然迴別而肯捨除毛傳反同鄭箋言衣服潔白乎此事之所必無者陸德明親見肅書後不再注明統乎前也然則王本毛詩亦皆作玼矣鄭注周禮內司服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又曰瑳兮瑳

今其之展也陸德明大書玼字云音此而劉昌宗音倉
我反則爲瑳矣又云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則
陸氏所見鄭注本玼亦作瑳與下同爲一字故陸亦音
倉我反康成注禮未見毛詩此所引詩蓋出魯韓之經
不同毛氏昌宗之音陸所見本均足爲證淺人以毛詩
改禮注又據禮注改毛詩遂致一書之中瑳玼互見沈
重陸德明俱未能審定蓋六朝已來相沿如此晉宋古
本當不誤也

因甲于內亂

尙書多方因甲于內亂僞孔傳云外不憂民內不勤德

因甲當作夾於二亂之內言昏甚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

狎鄭康成注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案爾雅釋言甲狎也郭璞注云謂習狎此鄭王之所本詩芄蘭篇毛氏作能不我甲韓氏作能不我狎知古文狎字假借爲甲書孔氏詩毛氏皆古文也故俱作甲三家詩今文也故直爲狎釋言及毛傳云甲狎也者非訓甲爲狎言甲爲狎之同聲假借字耳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濇正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康成注云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鄭氏書注訓與爾雅

毛傳同義與周官戴記合於經允協僞孔以甲爲夾通假字以內亂爲二亂之內又以外不憂民內不勤德爲二亂隨其私意轉輾增加核之正經甚爲無當王肅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果如斯解經當作因甲於內外亂矣狎習之訓雖同鄭注內外之說仍符孔傳與作僞者正出一手狎夾之異蓋故爲參差以免後人之疑耳究奚逃於明識之士哉

彼哉

余弟和貴云廣韻五寘彼表也論語云子西彼哉佩觿卷下上聲去聲相對彼彼上甫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

二翻論語子西彼哉今本皆作彼哉集解載馬融注云
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侃義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
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則馬季長本作彼
字何晏集解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爲之訓說然則
古論語作彼哉廣韻引作彼哉蓋魯論耳說文無彼字
玉篇人部彼陂髮切邪也庸案顧野王所見經書皆六
朝舊本玉篇中往往引有異文至隋唐間已尠廣韻此
條蓋本之玉篇而今本玉篇反無文

槭棗

齊民要術卷四孟子嘗曰槭棗槭棗者遵實小而且圓

紫黑色俗呼羊矢棗爾雅釋木槭酸棗注樹小實酢孟

子曰養其槭棗諸本皆作槭棘惟元刻雪牕書院本明刻明深本作槭棗案今本孟

子皆誤作養其槭棘趙邠卿告子章句亦云槭棗小棗

諸本皆作槭棘小棘今從宋板爾雅疏俗本爾雅疏并脫小棗二字所謂酸棗也盡心下

曾皙嗜羊棗章句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槭與棗一物

也然而有二名是槭小而棗大槭酸而棗甘耳云羊棗

則羊棗之爲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槭棗之屬也據正義

知北宋初本尙作槭棗不知何時始誤作棘字趙邠卿

正本爾雅宋板爾雅疏云注孟子曰養其槭棗者釋曰

案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槿養其槭棗則爲賤場師

焉趙岐注云槧棗小棗所謂酸棗也

俗本疏棗皆作棘

許氏說

文槧酸棗也玉篇槧如至切酸棗孟子云槧棗是也

行或尼之

釋詁尼止也郭注引孟子曰行或尼之正義曰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案趙氏章句尼止也正本釋詁文與郭景純義同人欲行而天止之人欲止而天使之故曰行止非人所能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蓋本作行或尼之止或使之今本互倒當從郭氏所引趙注云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云云似後人據誤本竄改非其本真

子夏易傳

釋文叙錄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
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
張璠云或馭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文苑
英華載唐司馬貞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
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祕閣
有子夏傳薛虞記又劉子元議云漢書藝文志易有十
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
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
十篇案漢志韓氏二篇脫十字當補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

隳刺者矣隋書經籍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
殘缺梁六卷庸案考校是非大較以最初者爲主雖千
百世之下可定也七略劉子駿作班孟堅據之以撰藝
文志七略旣云是漢興子夏韓氏嬰傳便可知非孔子
弟子卜子夏矣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
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
數萬言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呂易
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
如韓氏易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

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此尤爲韓嬰作
易傳之明證嬰爲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漢志易
傳韓氏二篇名嬰與劉略合但孟堅於志傳皆祇書其
名而不載其字所以滋後人之疑王儉陸德明所引七
略可補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第因分并殘缺之由
不足憑故漢志二卷梁分六卷至釋文三卷隋唐志二
卷又漸爲殘亡之徵也中經簿錄係晉荀勗所爲不知
何以始誤爲丁寬案漢志寬字子襄非子夏宋王儉七
志梁阮孝緒七錄俱載異人之說而不能定至隋唐志
更專屬之卜子夏益爲誣矣

崔巍砮矣

詩卷耳陟彼崔巍傳崔巍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砮矣傳
石山戴土曰砮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巍孫炎
曰石山上有土者又土戴石爲砮孫炎云土山上有石
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砮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
誤也庸案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也

郭璞此注襲用叔然

本是土山而石載其巔故形崔巍然崔巍目上石也且
薦也砮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砮砮目下石也
蓋山以石爲君故二山皆主石言之說文山部岨石戴
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釋山石載土曰岨

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巍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之

案此條確甚鄙意崔巍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訛江叔灃

聲

云寫爾雅者誤是也戴東原撰一書名為毛鄭詩考

正反從爾雅言高山其下多石為之基故石戴土謂之

崔巍祖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土戴石為岨此曲說不

足辨矣

焦循案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毛傳漸漸山

戴石之證以小雅為國風之注則毛是而爾雅非矣

岨兮岨兮

陟岨陟彼岨兮傳山無草木曰岨陟彼岨兮傳山有草

木曰岨釋文陟岨此傳及解岨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

雅正義曰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注皆見詩釋文岵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庸案此亦當從毛詩傳爾雅誤也屺岵不同是古今文之異爾雅傳於漢世爲今文之學與毛氏古文不同蓋韓魯之經必有作陟彼岵兮者故注云皆見詩三蒼聲類並有岵字知漢魏以來相傳舊本如是與屺字聲亦相近六書音均表已聲亥聲同在第一部說文亥蓰也有草木爲岵義取諸此金壇段若膺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蓰滋也得

之王肅依爾雅者何也好與鄭異也鄭箋本毛傳必與
爾雅不同故肅反從爾雅據以難鄭可斥鄭本之誤唐
人定本往往爲肅所誤而此獨不從肅改亦可見肅依
爾雅之非矣說文作屺義與爾雅同必係後人私改許
叔重多用毛傳如岵字之不從爾雅而從毛傳亦可證
釋名釋山云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
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圯也無所出生也蓋已據誤本
爾雅戴東原毛鄭詩考正取其說而疑詩傳轉寫互譌
引之案箋但云登岵山屺山而已其所見毛傳本同不
同未可知也釋文正義所據毛傳本在後說文釋名所
據毛傳本在前釋名作屺不作岵似據毛
詩非據爾雅竊謂戴庶常之說未必非

不我能慍

谷風不我能慍反以我爲讎傳慍養也箋云慍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釋文能慍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正義釋經云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又釋傳箋云徧檢諸本皆云慍養孫毓引傳云慍興非也爾雅不訓慍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案釋文序錄云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二家同異今孫引傳云慍興是毛公不訓養矣陸德明謂毛興也王肅養也最有區別與孫所引傳正合說文心部

云愾起也引詩能不我愾

夢莪拊我畜我
箋亦云畜起也

嘗綜論之毛

傳爲興說文爲起鄭箋爲驕其義相通而互足驕樂正
興起之誼甫田維莠驕驕亦興起貌箋申毛非改毛
也王肅好與鄭難因改訓爲養以異鄭而又恐學者致
疑復僞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必以爲王得毛
旨箋失傳義矣故今注疏本傳作養孔氏正義據肅說
爲毛義且云徧檢諸本皆云愾養是可知崔靈恩集注
本俗行本官定本皆作養字

孔氏據此三
本以作正義

故孔氏反斥

愾興爲非肅之流毒經傳不旣酷乎幸有孫陸兩家所

引藉以考正學者亦可知擇所從矣

耿耿不寐

抑柏舟毛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李善注文選引韓詩
作耿耿不寐如有殷憂二句祇一字異耳更有一本作
炯炯不寐如有殷憂其下句與韓詩同上句與毛韓皆
不同以意推之當是魯詩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
王逸章句曰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耿耿猶傲傲不寐貌
也詩云耿耿不寐耿一作炯又嚴夫子哀時命夜炯炯
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章句曰言已中心愁怛目爲
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
此也隱一作殷案遠遊當亦本作夜炯炯而不寐注云

目不眠正釋炯字義而卽引詩炯炯不寐證之舊校云
耿一作炯可驗今注作耿耿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耿耿
猶傲傲句亦毛傳竄入者非王注本文蓋旣據毛詩以
改注不得不復據注以改正文矣哀時命作炯炯不寐
可證耿與炯聲相近故文異段氏六書音均表耿聲口
聲同在第十一部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也注云
大憂疑作殷者是案補注說是也毛詩作如有隱憂故
毛傳曰隱痛也

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
炯介在明淑注耿與炯同

死贈生賻

儀禮旣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據公羊注疏本作知

生者贈今本作賻係淺人所改今錄公羊原文可考而知也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傳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襚何注賻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賻舊作賻據穀梁疏所引校改賻疏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

者贈知生者賻當作賻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賻

專施於生者何此因儀禮作知生者賻賻專主於知生而何注知生知死皆言賻故設難以問

之答曰賻專施於生襚專施於死賻實生死兩施故何

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賻矣此可證何注作賻而既夕禮

專言知生者對賻言之故也言既夕禮對知死者言案賻故賻專主知生者言

荀子大略篇貨財曰賻與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
賻賵所以左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此亦知生者賵之
證既夕禮公賵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者也疏曰兩小
傳皆云車馬曰賵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
者也是以下注云賵奠於死生兩施是也又兄弟賵奠
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
死生公羊疏引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
賻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與公
羊疏合今本兩施也又書賵於方注方板也書賵奠賻
作死生誤倒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皆可爲何邵公賵實生死兩施

之證與先師鄭氏義同

萬物之所說

杭人丁希曾

傳

老年篤學嘗謂庸曰易說卦傳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
愁苦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脫落故曰
萬物之所說音脫或以改字爲嫌案脫說同兌聲古脫字
多作說即易睽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訓自不可
易而丁說爲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義也

六典正史記

李林甫唐六典杜佑通典皆載七十子從祀者今取二

書相較六典全本史記弟子傳七十有七人所見本脫一羔柴

有秦冉而無琴牢琴張有申黨而無申枹有原亢籍而

無陳亢通典則依文翁圖有遽瑗林放申枹依家語有

陳亢琴牢又據孟子增琴張共八十有三人然遽林皆

非弟子申枹即申黨陳亢即原亢琴牢琴張即秦冉皆

增所不當增也史記顏幸六典作顏幸宋本家語亦作

顏幸史記公西輿如六典作與如通典家語亦作與如

宋本家語曾參字子與史記漆雕徒父六典作漆雕此類皆可據

六典以正史記者

殷于木

廣韻二十九換段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
通云段干木之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子名宗
宗爲魏將軍封於段干集解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
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
干朋索隱十三云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
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
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
干木邪庸考之風俗通十反云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
重璽而存郢亦以干木爲名左太冲魏都賦千乘爲之
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淵林注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

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

見開春論期賢篇與今本

異此先秦古書非漢魏以後文人割裂之辭可擬而首

連舉其姓次獨稱其名與應氏合酈道元注水經河水

四云有段干木塚干木晉之賢人也亦以爲姓段名干

木顏氏家訓音辭篇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諱自陳

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以段

姓惟干木爲最著也

劉子文武篇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表孝政注云魏之隱士姓段名干

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坐語終日文侯脚肥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于木富於德吾脚肥而不敢伸素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蓋段干氏出老子後段氏出干木後其段干子段干朋俱係老子後與干木譜系無涉且鄭其叔段之後爲段氏是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並有段氏段干氏乎應仲援身處漢世所據皆先秦古書如無的見不得定言姓段名干木裴氏知有段干一姓與干木名適合便欲追議干木不姓段亦過矣

公叔禺人

檀弓下公叔禺人注春秋傳曰公叔務人

左氏哀十一年高郵

王伯申引之

周秦名字解故云魯公子務人字爲務亦

爲也禮記作公叔禺人假借字余亡友處士錢廣伯馥云說文爲母猴也禺母猴屬禺人當是其本字務人假借字耳

顏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高字子驕周秦名字解詁以高爲克字之誤故漢書家語作顏刻論語克伐怨欲馬融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錢廣伯云名高而字子驕意正相近春秋定公十五年左右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曰高仰驕也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是史記亦作刻也曲禮子貢問邾人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是家

語正作克也

臣瓚

漢書序例曰臣瓚不知何姓裴駰集解序云莫知氏姓
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爲于瓚酈元注
水經以爲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爲翼主簿
兵曹參軍後爲建威將軍乃是東晉人年代了不相會
此瓚非于足可知矣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祕書校書郎
中傳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日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
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
以駁衆家訓義此瓚疑是傳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

也又司馬貞案隱曰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知是傳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庸案臣瓚之姓當以姚氏及小司馬說爲定是西晉人故得具見諸家音義及祿秩令等書年代相合一證也典校祕書故稱臣有穆天子傳目錄可據二證也時汲冢初發瓚喜引其書故漢書音義每稱汲郡古文三證也既非于瓚以爲薛瓚更無佐証則

捨傳瓚無人也顏師古一無學識人耳故云學者斟酌
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余謂非
不足取信欲師古信實難耳春秋正義哀九年亦云有臣瓚者不知其姓或云姓

傳作漢書音義

靖言庸違

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違僻也實用
違僻宋景文校本云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又靖言
庸違反殛之刑也宋祁云違當依前注改作韋案說文
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
借目爲皮韋然則韋爲違背本字故今文尚書違作韋

漢書原文必是靖言庸韋當從浙本爲正據宋景文所見本下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尚作庸韋故宋云韋當依前注改作違後人依注改正文復依正文改注致宋語反與前相背

學學半

禮記學記兌命曰學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尚書說命下惟敷學半傳敷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羣經音辨二學教也音效書惟學學半據此知尚書學學字本之禮記必不改上學爲敷說命音義必大書學學二字注云上戶孝反下如字與禮記音義同此

宋時賈氏所見釋文尚如此故引書作學學其學教也
三字即本說命孔傳今釋文作教蓋開寶中所改盤庚
上盤庚教于民傳教教也亦必本作學字正義引文王
世子云小學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
今禮記作學干學戈釋文盤庚教戶教反下如字今釋文脫
此三字葉欽及注疏本皆有先師學士盧召弓云下文無教字下如
字當改爲又如字案陸先音戶教反則讀爲教復云又
如字則依字讀爲學也此蓋馬鄭王等說非孔義

拜經日記卷第五

經六千七百九十八字
注六百九十七字

拜經日記第六

武進臧氏學

內閣學士阮伯元補箋毛詩督學山左時節錄下問
郵寄至楚來書自言語多武斷質之同志不以爲謬
則當編錄付梓庸因直抒鄙見質之閣學自定焉茲
節記要語以自省覽

蒙伐有苑

蒙伐有苑補箋曰伐讀爲戢釋文伐或作戢戢即戢之
譌案玉篇盾部戢盾也詩曰蒙戢有苑本亦作伐又
戢同上足證戢爲戢之譌也箋云畫雜羽之文曰伐不

云羽飾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補箋曰韓詩作稊隋漢志郁夷師古以爲韓詩案羔羊釋文云委蛇韓詩作逶迤此真韓詩也衡方碑有稊隋在公之文洪适臆云出韓詩內傳王伯厚誤信之采人詩考羔羊篇郁夷亦非韓詩辨見玉林先生經義雜記

皇父卿士

皇父卿士補箋從毛以爲幽王時詩又自謂即常武之皇父卿士司徒下六人俱良臣王不用退居於向詩人

責之

案孔仲達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

見常武正義

常

武與此必是兩人如厲王時有家伯幽王時有家父春秋時亦有仍叔春秋時亦有仍叔家仍皆氏伯叔父並字皇父既是妻黨王奔彘後當即屏黜共和執政更擢其族類之賢者後宣王征淮徐命之爲將也因作都而之向遂將其屬臣盡去工畢當仍反於朝非爲退老計幽王時尹氏爲太師故箋不從毛傳正義曰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此可見其專權擅恣老成亦畏懼之心不願而強以去也厲王有利臣榮夷公幽王有讒佞臣虢石父暴公俱非妻黨故不

在七人之列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讀此而酷虐驕狠之情形口角恍如目見耳聞而皇父
之罪狀定矣又况蓄斂臣遷富民逼脅老成空王邑以
實其私都經有明文賢臣豈若是乎舉一皇父之罪而
六人之罪統此矣若以徹牆屋田汙萊爲事王之禮則
自古絕無經傳不見且何可以爲訓段若膺云田以祭
祖豈可聽其盡汙
萊向既是皇父之采邑豈有王之三公共往居之至兩
無正正大夫離居云云則箋以爲厲王流彘後事不可
易也古今人表以皇父等七人同幽王褒姒列於下下
與毛傳同鄭注序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

第因改之耳此序本作刺厲王篇在六月上爲毛公移改之明文使毛無此事鄭不得誣加之劉向封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引詩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篇爲證而下云此後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劉子政亦以角弓正月爲刺幽王十月之交小旻爲刺厲王故上下皆幽厲並舉五行志下下劉歆曰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注引詩艷妻煽方處云艷或作閭嬪妾姓也谷永傳曰昔褒姒用國宗周呂喪閭妻驕扇日呂不臧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

甚

此必本舊注故得見魯詩

又曰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

端抑褒閭之亂又曰後宮親屬饒之曰財勿與政事曰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又外戚傳哀褒閭之爲邳然
則鄭以此詩爲刺厲王本魯詩之經劉向父子皆然非
據緯候之文特緯候出於漢世與魯詩說同耳漢書注
云閭嬪妾姓中候曰剡以配姬是厲王嬖妻乃閭氏女
與幽王後后妣姓不同當從魯詩作閭爲正毛詩作艷
中候作剡並聲近假借字王肅皇甫謐六經之蠹賊也
其言多不足據即以此四篇爲刺幽王名雖從毛實欲
異鄭耳書名補箋似不當舍鄭而從王肅也

曰予不臧

曰予不臧補箋從王肅作臧 案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此戕殘之實肅改作臧猶上文豈曰不時也然此經無
豈字則文實不順凡鄭改字皆具於箋尊鄭學者不宜
反刪削之陸德明云孫毓朋於王既黨於王故不言王
改而反以爲鄭改釋文別之云王作臧是陸氏不從王
也正義述毛說亦作戕蓋俱以作臧爲肅所私改

伐木猗矣

伐木猗矣傳伐木者猗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猗其
巔者不欲妄踏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

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補箋用
幽風傳以此傳箋爲非 案左傳襄十四年言晉之伐
秦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與晉踣之杜云犄其足踣僵也是禦其上謂之角當其
下謂之犄皆先約束而後踣之對文則上下殊制散舉
則角犄通言故七月傳云角而束之曰犄不分上下此
傳云犄其巔是上亦可言犄也與七月傳本無異經先
言伐木析薪後言犄矣杙矣玩兩矣字神情知傳箋說
頗精細伐木之欲其踣猶捕鹿之欲其踣也角犄而後
踣之是不妄踣也伐木曰犄析薪曰杙義有不容假借

者若祇言喻被讒如木遭伐析則兩事并爲一矣孫炎注爾雅云斯析之離也詩墓門斧以斯之是析薪者必隨木之理七月正義引襄十四年傳知經本作猗彼女桑毛傳角而束之曰猗正用左氏今本作猗字之譌也

秩秩大猷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補箋議其疎

書平秩東作史記秩作程

案程有進義又說文凡云讀若者擬其音非釋其義然音同者義亦相近如此經秩秩與大猷連文秩秩自當有大義故說文戴字訓大而音與秩同是秩有大義之證也

引之案秩秩訓進必有意義然終不若訓大之長

說文越字訓走而音與

秩同是秩有走義之證也呈失聲近義同故程秩字皆有走進之義即次第亦進也毛傳云進智者謂智者進其謀而聖人定之釋詁猷謀也莫定也又毛傳本文當云秩秩大猷進知也後人以經傳傳遂刪改全句祇以秩秩兩字舉之因覺迂疏難通

春秋經傳源流考

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

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
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
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
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
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上相虞卿上采春秋下
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
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
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

往往摺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麻譜

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索隱曰宋有公孫固無所

述蓋齊人轅固傳詩者庸案大史公以公孫固與荀孟韓非同列便可知爲六國時人矣乃以漢之轅固當之妄甚漢志有公孫固一篇與齊閔王同時

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

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

不出書吾已矣夫

十三字何本公羊傳無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

何本公羊有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子曰弗乎

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

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

史公正本董生之言公羊宣

十六年傳新周惠定字謂

當作親周是也殷宋也張守節以殷字下屬訓爲中失其義

矣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士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

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

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

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

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一作繆案作繆

是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

相小者友敎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案此孔子未卒

時事摠敘弟子散游故及之

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

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

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

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今上即位招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董仲舒廣川人也 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

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楮大廣川殷

忠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案漢書作段仲

溫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

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固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平津侯主父列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

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

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
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
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
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

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

公羊子齊人

穀

梁傳十一卷

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

卷

有錄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

楚太傅鐸椒

張氏

微十篇

案蓋張蒼說

虞氏微傳二篇

趙相虞卿案傳字疑衍

公羊

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

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

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附儒家

孟子十一篇

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況趙人

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公孫固一篇

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

虞卿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法家韓

子五十五篇

名非

雜家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秦相呂不韋輯智略

士作史公言及故附錄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

舊作

式和貴據春秋正義一所引改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

尚書

案先師六藝論本此與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同

周室既衰載籍

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
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
以成罰假日月以定麻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
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

各安其意以失其真

案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史記十二

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
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
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又故魯子
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
又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
不得以壽終然則七十子言春秋蓋人人殊矣閔子即
子騫其言不概見公肩子弟子傳名定字子中古今人
表亦稱公肩子子石公孫龍字也鄭康成云楚人子池
疑當作子游史記家語弟子無字子池者孔子作故論
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此篇兩言子夏而無子游故論

本書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
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
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
師夾氏未有書

案王吉傳云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

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

時博士

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

案儒林傳云申公卒曰詩

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

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

時丞相史尹咸呂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

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
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
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
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
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瑯琊王中中授同
郡公孫文東門雲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
子也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
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疎廣字孟卿廣授瑯琊笮

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
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
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其後浸微

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

案影宋校本釋文皓作浩廣韻三十二皓

浩下星引浩公

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敏疾與公羊大師眭

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

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

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

皆從廣受宣帝即

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呂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

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
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上善穀梁說以千秋爲郎
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
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
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姓至中山
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案
當從晉灼作由章見蕭該音義
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
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曰爲章句傳子咸及
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
鳳字子元不其人也時光祿勳王龔曰外屬內卿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
哀帝內之呂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
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
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上於是出龔等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
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
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
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

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
善之上書數旨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大傅薦禹於宣帝
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
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
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
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集解孔安國
曰左丘明魯大史

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

案太史公言吳起之屬受業於

子夏之倫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

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春秋序正義

釋文序錄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

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大史氏因魯史記

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

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

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

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

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案弟子退

而異言以下見漢志

又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

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
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
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
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爲御史大夫蕭望
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
傳尹更始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

護護授蒼梧陳欽

案此蓋本
劉氏別錄

說文解字序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古文孔
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

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

裏

春秋序正義本云南宮敬叔

案觀周孔子家語第十一篇名也今

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苒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而無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所有家語嚴氏春秋所稱必與劉班所見同今本係王肅僞作故無其文此條必真出孔氏家言爲王肅竄改以前之原本

亟爲標著之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杜預

經傳集解序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

亡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

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

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御覽六百十文序錄引云左氏傳

案釋

遺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

廣韻十八尤丘亦姓風俗通曰魯左丘明之後

案廣韻丘字注

載漢複姓凡四十四而左丘不與焉可知傳春秋者姓丘而非姓左丘矣蓋姓丘名明故多稱丘明左其官也

古有左史右史或言姓左及左丘似皆非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

漢志無名字受桓譚云名赤

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

博士江翁

穀梁序疏受授源流亦必有本

案楊氏言

鄭康成釋廢疾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

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織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

穀梁也

禮記正義十二王制以穀梁在公羊之前與桓譚說同

案先師亦

廣韻十陽梁複姓魯有穀梁赤治春秋

釋文序錄穀梁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

云名倝案倝字舊作淑孝經序正義引七錄作倝茲據改字元始風俗通云子

夏門人

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

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公羊疏一

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序疏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

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

識公羊
序疏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何休注云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
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
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何邵公公羊經傳解詁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
其正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
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鄭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
子羸公羸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

漢書儒林傳
避諱作嚴彭

祖

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

儒林傳作泠豐

劉向

儒林傳無楚元王傳云宜

帝詔向受穀梁春秋

王彥

案王當作王儒林傳作任公

公羊序疏

釋文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

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

六藝論云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

事左史記言

禮記正義二十九公羊疏一御覽六百八

孔子既西狩獲

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春秋正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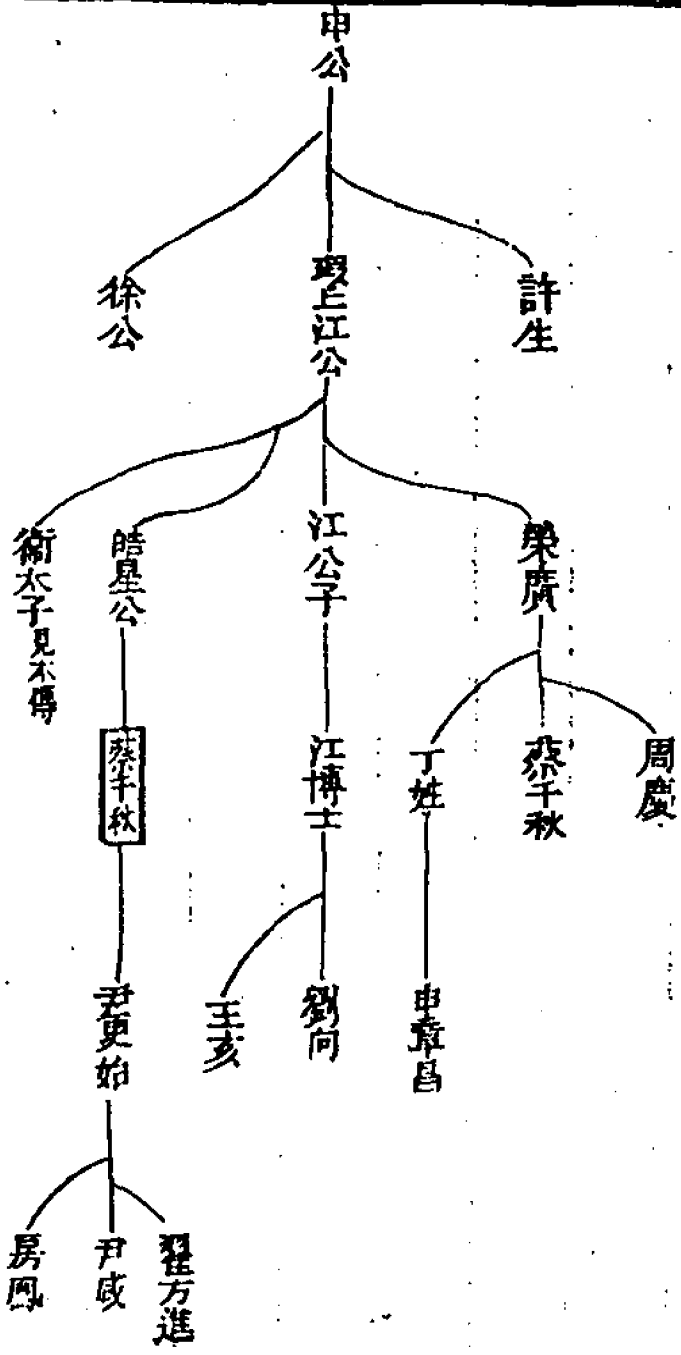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公羊疏一

右輯漢以前言春秋者作春秋經傳源流考考

春秋者或有取於斯當不以抄襲陳言見哂也

穀梁傳經表



拜經日記卷第六

經六千四百六十六字
注一千四百八十七字